

大学文苑

山城有风,陪我成长

□淮晚 广州南方学院艺术设计学专业2025级

1

初中毕业那天,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树叶轻落的声音。班主任发下小白纸,让我们写一句话作这段时光的收尾。我握着笔,在空白处轻轻写下:“不管经历什么,都是成长。”

那时的我只觉得这句话安稳,却并未真正懂得“成长”二字的重量,只当是埋下一颗种子,转身便走进了往后的求学路。

再次与这句话相遇,是高三那年,我正背着画板踏上前往重庆的列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要在这座陌生的山城独自度过一段集训的日子。收拾画具、奔赴课堂、打理日常琐碎,所有事都要自己扛。也是那时,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人总要学会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我不算是天赋耀耀的美术生,没有过人的绘画功底,却始终踏踏实实地跟着节奏练习,画室的灯总亮到深夜。画笔与画纸摩擦的细碎声响里,日子虽忙碌,却格外充实,直到最后我顺利考上了本科院校。结果不算惊天动地,却是对自己一路坚持的最好的交代。

2

课余时间,我总爱顺着街道慢慢走,融进山城的烟火里。

我去过洪崖洞。夜晚的灯光从江面一层层铺到半山腰,暖黄柔和,江风裹着湿润的凉意拂过脸颊。街上人来人往,却不嘈杂。我安静地站在一旁,看行人背着行囊步履匆匆奔赴归处,看相伴的人挽着胳膊笑语轻扬,看孩子攥着玩具在人群里蹦跳,看老人拄着拐杖步履缓慢……高矮胖瘦、各行各业的人,都带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从我身边走过。

那时,我还是第一次以旁观者的姿态看人间百态。忽然就懂了,世界原来这么大,真的不必把自己困在一张画纸或一次考试的执念里。

我见过凌晨的重庆。天还未完全亮开,月亮清淡地悬在天边,像蒙着一层薄纱,东方的天际已悄悄透出微光,太阳正慢慢升起。月光与晨光,就这么在同一片天空里温柔共存,互不打扰,却又彼此照亮。我站在窗前望着这一幕,心里忽然变得柔软。

我去过磁器口古镇。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两旁老房错落,空气里飘着小吃的香气与淡淡的茶香。顺着巷子缓步前行,在一条不算显眼的小路上,我遇见了一间小小的复古写真馆。

推开门的瞬间,像走进了一段被珍藏的旧时光,老式电视机、带着年代感的搪瓷水杯、磨了边的旧皮箱随意摆放着,墙上挂满了老照片,照片里的人衣着简单,却透着一种踏实、沉稳的气质。我在小屋逗留了许久,没有拍照,总觉得那些被岁月磨出来的故事感,是滤镜和复古服装复刻不了的。但望着那些旧物件,脑海里会不自觉浮现出许多身影,他们的人生无从定义,却能清晰感受到那份藏在骨子里的沉稳与坚韧,心里便一阵说不清的感慨,安静又柔软。

后来我还走过山城巷、十八梯。老旧的石阶被磨得光滑,有些老墙还留着风雨的痕迹,新建的建筑穿插其间,不突兀,反倒透着一股安稳的烟火气。人们从五湖四海而来,带着各自的过往,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张扬、不耀眼,活得认真又踏实。

半路我走进一家普通的小店,货架上摆满了精致的旅游纪念品。最安静的角落里,摆着几列树叶书签,旁边的小木牌上写着:残疾人手工制作。我问店主,为何不摆些更好卖、更赚钱



花开客自来 图/新华社

的物件,她笑着说,那是偶遇的一对手脚不便的老人家,闲时做这些手工书签,只为给外出打工的孩子多攒点生活费,当时她只是夸了句“手艺好”,老人家便送了她一枚,她想着自己开了店,就想尽点绵薄之力。

书签十八元一个,对学生来说不算便宜,我仍买下了刻着妈妈属相的那枚。指尖碰到树叶书签的瞬间,心里忽然一酸,才猛然想起,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妈妈了。我立马拨通了视频电话,听见妈妈熟悉的声音传来的那一刻,所有的故作沉稳与坚强,都悄悄软了下来。

原来,成长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忽然懂得了牵挂。

3

集训的日子里,我常去楼下的公园散步。公园里人不多,格外安静。看风吹过树梢,落下细碎的光影;看阳光一点点移动,公平地洒向每个角落。我最爱光顾楼下的一档烧烤摊,摊主是外地来打拼的人,我曾问他,深夜收摊时,会不会望着远方的灯光。他不语,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但我还是懂了,他应该跟我一样在认真生活,慢慢总会明白,人生丰富又宽阔,还有许多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与美好等着我们的发现。

阅世初心

在旅行中“发现自己”

□陈秋彤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二(16)班

机翼切开云层时,我的耳膜正与轰鸣声搏斗。舷窗外,地理课本里的长江忽然“活”了,蜿蜒成一条银鳞巨蟒。高铁轨道像被谁随手抛下的铅笔线,歪歪扭扭通向天际尽头。我坐在前往山西的飞机上,一路向北。

飞机落地,我正式站在了太原碧蓝无云的天空之下。“旅行就是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别人熟悉的地方。”我嗅到了空气里的老陈醋味——不是酸涩,倒像冰镇柠檬汽水般清冽。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让我想起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写:“我在尘土飞扬里撞见现实的獠牙,发现社会的真相。我决定,也要在黄土高原的呼啸里‘发现自己’。”

旅行过程中总会与身边人发生摩擦,这一次,是我和我妈。不过是小小的误解,却在我们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妈妈激烈地表达着,我却像旁观者般无动于衷。我不想承认的、无比羞愧的,是在这样伤害别人之后,我竟感到一丝复仇的快感。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苦涩与恐惧——我讨厌自己这个样子,我意识到,此刻发疯的人不是母亲,而是面对问题冷处理的我。我一阵后背发麻,我不想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我想起娜塔莉·戈德堡的《不安的时候,坐下来写》里说:“写作是情绪危机时的急救箱。”当晚便写了篇长文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主动与母亲和解了。这次表达就像一次难产,我允许自己走上歧路,但也警醒自己回到正轨。我在长文中坦诚: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伤痕是构成“我”的必然地貌,但要懂得将过去的自己放下,才能迎接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在山西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温暖,就像风火轮猛烈的火焰将

冷淡的世界劈开,凿出一条花开烂漫的大道来。山西人民真的无比纯朴、热情,而且热爱生活:本来只有八个桂花糕,看我们一共九个人,提出多给我们一个的是他们;早晨起来便笑脸灿烂、无拘无束踢毽子的,也是他们。我想起三毛在《温柔的夜》中说:“我想他们头上总会长出草儿来。”在他们心中,一切应该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便是最好的旅行,每个地方的人们总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山西之行,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将山西人的豁达与乐观融入体内。当然人的好与坏和地域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可当我靠近那些美好的人,我便能汲取到一些美好体验。也许我也要像《悉达多》的主人公一样,脱下身份标签,用“最优体验”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边界,学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学着欣赏“风是透明的河,雨是冰凉的流星”。哪怕曾有伤痕,我也应该去挖掘世界上的每个美好瞬间,然后让美好将我重塑。

所有读过的书都将拓印在我们的骨子里,我想,山西的风正在我的某一页空白处写着:去更荒芜处读自己,当肉身成为移动的图书馆,每道伤疤都是未完待续的目录。就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的牧羊人靠自己的双腿走到了远方,即使被抢劫、被欺骗,也没有关系,甚至发现走出百千公里到达的目的地就是自己出发的地方,也没关系,因为目的地不是目的,灵魂裂缝里的光只在过程中被显现。

去旅行,就像完成一场自我的朝圣。我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我会让身体里的火车经历暴雨、风霜,却从不错轨。

(指导老师 郭子健)

征稿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大学生征稿。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来稿请投邮箱:hajs@ycwb.com。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

AI生成论文首次通过同行评审,相关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首位“AI科学家”通过图灵测试

□克莉斯汀



“AI科学家”学会写论文 AI制图

自主完成全部撰写过程

2024年8月,研究团队已在相关平台推出了这位“首个旨在全面自动化科学流程的人工智能工具”——AI科学家(AI scientist)。

2025年4月,该研究团队将完全由“AI科学家”生成的三篇研究论文提交给国际顶级机器学习会议——国际学习表征会议(ICLR)进行同行评审,结果其中一篇成功通过专家评审。研究团队指

出,这篇论文从研究想法、编写代码、运行实验、绘制和分析数据,到撰写完整的科学论文,均由“AI科学家”自主完成。

这标志着AI自主研究工具成功通过了科研领域的“图灵测试”(一种判断机器是否具备智能的经典方法,超过30%的人类测试者误认为它是人类,则被视为它通过测试),其产出论文的质量已达到与人类研究者相当的水平。

论文仍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

2026年3月25日,研究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了这篇题为《Towards end-to-end automation of AI research》的研究论文。

研究团队表示,如果负责任地开发,“AI科学家”等自主系统能够极大地加速科学发现过程。不过,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仍谨慎地将关于这一成果的表述,从原预印本的论文中的“全自动化科研”修正为“自动化科研”。专家指出,尽管该系统表现出色,但目前仍局限于计算类研究,且生成的论文创新性不足。但正如研究团队所

言,此类AI研究工具的最终定位应是“共同科学家”,旨在让人类从繁琐、单调的实验中解放出来,进而把更多精力用于处理更具创造性的科学难题。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随着AI系统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和成本的指数级下降,“AI科学家”的性能有望大幅提升。未来,同样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例如自动化化学实验室等。不过,研究团队强调,在科学界建立明确的披露和评估标准前,需要谨慎推进这类AI系统的应用,确保它们被用于促进而非破坏科学诚信。

什么是“AI科学家”?

“AI科学家”是一个端到端自动化科学研究全过程的AI系统,由一系列“智能体”(Agent)构成。这些智能体建立在现有的大语言模型之上,它能够自主完成从研究构思到论文发表的整个科研生命周期,包括:一、生成研究想法,在用户指定的机器学习

研究子领域中,迭代生成高水平的研究方向和假设;二、执行实验,编写代码、运行实验、可视化结果;三、撰写论文,按照标准机器学习会议论文格式,使用LaTeX模板逐节撰写完整论文;四、进行同行评审,通过自动评审系统评估论文的科学质量。

这个“AI科学家”有两种工作模式:基于模板的模式(使用人类提供的代码模板作为起点)和模板自由的模式(完全自主生成代码并进行更广泛的科学探索)。提交论文给专家团队评审并发表,只是研究团队为了验证“AI科学家”实际能力的一种实验。

最新一代中国机器狼巷战画面曝光

近日,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巷战画面。

根据任务不同,这些机器狼的名字也不同: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据介绍,它们不仅有强健的身躯,更有高智慧的大脑和更实战化的本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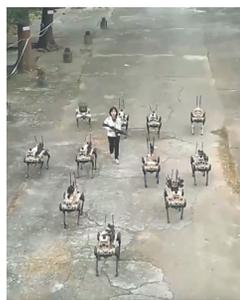
如它们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包括微型导弹、榴弹发射器等,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迅速通过坑洼不平的废墟,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在城市、废墟、岸滩、沙滩中穿梭,都如履平地;它们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能背负25公斤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适

配复杂地形冲锋陷阵;它们通过编队,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甚至可以空中无人机的配合,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机器狼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制的四足机器人

无人作战系统,2024年11月在第15届中国航展首次公开亮相,2025年9月3日参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今年3月亮相的这批更智能化的机器狼已经实现批量化生产,目前在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已有100多只机器狼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前往任务一线。

(浩源)



战狼列阵 视频截图

春季、秋季花粉过敏高发期间,将每周向公众发布一期预报

全国花粉浓度首期预报来了

3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首期全国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为公众提供精准防护指引。

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偏高;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有降水过程,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抑制作用。3月24日至26日,华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西部和南部、山东大部、陕西大部花粉浓度处于高(4级)等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很高(5级)等级;3月27日至29日,华北地区中北部以及山东大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持续处于很高(5级)等级。

目前正处春季,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传播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必要时明确过敏原,提前做好防护和出行安排。

与以往花粉气象服务相比,此次发布的是首个全国范围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产品。该产品基于国省两级花粉浓度监测互动,结合数值预报模式制作,可有效助力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和公众根据花粉浓度等级提前做好相关防护。

在春季、秋季花粉过敏高发期间,上述两部将每周向公众发布一期“未来一周全国致敏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

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健康气象服务工作,目前已推出高温、花粉过敏等17类健康气象预警产品。此次发布全国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气象部门重点提供精准花粉浓度实况数据及趋势预报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每周参与会商,提出专业意见。

(综合)